

文獻通考卷二百十二

鄧 陽 馬 端 臨 貴 興 著

經籍考三十八

子道家

漢藝文志曰道者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法 隋經籍志曰自黃帝而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爲之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爲高狂狷爲尙迂誕譎怪而失其眞

漢志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隋志七十八部合五百二十五卷

唐志七十七家八十四部一千有四卷

宋三朝志四十三部二百五十卷

宋兩朝志八部十五卷

宋四朝志九部三十二卷

宋中興志四十七家五十二部一百八十七卷

鬻子一卷 鬻氏曰楚鬻熊撰按漢志云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凡二十二篇今存者十四篇唐

逢行珪注永徽中上於朝敘稱見文王時行年九十而書載周公封康叔事蓋著書時百餘歲矣 石林葉氏曰
世傳鬻子一卷出祖無擇家漢藝文志本二十二篇載之道家鬻熊文王所師不知何以名道家而小說家亦別
出十九卷亦莫知孰是又何以名小說今一卷止十四篇本唐永徽中逢行珪所獻其文大略古人著書不應爾
廖仲容子鈔云六篇馬總意林亦然其所載辭略與行珪先後差不倫恐行珪書或有附益云 異巖李氏曰藝
文志二十六篇今十四篇崇文總目以爲其八篇亡特存此十四篇耳某謂劉向父子及班固所著錄者或有他
本此蓋後世所依託也熊旣年九十始遇文王胡乃尙說三監曲阜時何邪又文多殘闕卷第與目篇皆錯亂甚
者幾不可曉而注尤謬誤然不敢以意刪定姑存之以俟考 高氏子略曰魏相奏記載霍光曰文王見鬻子年
九十餘文王曰噫老矣鬻子曰君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老矣若使坐策國事臣年尙少文王善之遂以爲師今
觀其書則曰發政施仁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其所以啟文王者決矣
其與太公之遇文王有相合者太公之言曰君有六守仁義忠信勇謀又曰鷺鳥將擊卑飛翮翼虎狼將擊弭耳
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尤決於啟文王者矣非二公之言殊相經緯然其書辭意大略淆雜若大誥洛誥之所
以爲書者是亦漢儒之所綴輯者乎太公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奇矣藝文志敘鬻子名熊著
書二十二篇今一卷六篇唐貞元間柳伯存嘗言子書起於鬻熊此語亦佳因錄之永徽中逢行珪爲之序曰漢
志所載六篇此本凡十四篇予家所傳乃十有二篇 陳氏曰漢志云二十二篇今書十五篇陸佃農師所校唐
鄭縣尉逢行珪注止十四篇蓋中間以二章合而爲一故視陸本又少一篇此書甲乙篇次皆不可曉二本前後
亦不同姑兩存之

老子道德經二卷

晁氏曰李耳撰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喜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八十一章言道德

之旨予嘗學焉通其大旨而悲之蓋不幸居亂世憂懼者所爲之書乎不然何其求全之甚也古之君子應世也或知或愚或勇或怯惟其當之爲貴初不滯於一曲也至於成敗生死則以爲有命非人力所能及不用智於其間以求全特隨其所遇而處之以道耳是以臨禍福得喪而未嘗有憂懼之心焉今耳之書則不然畏明之易暗故守以昏畏寵之必失故不辭辱畏剛之折則致柔畏直之挫則致曲畏厚亡也則不敢多藏畏盈溢也則不如其已既貴矣畏其咎故退功成矣畏其去故不居凡所以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以懦弱謙下爲道者其意蓋曰不如是則將不免於咎矣由此觀之豈非所謂求全也哉嗟夫人惟有意於求全故中懷憂懼先事以謀而有所不敢爲有所不敢爲則其蔽大矣此老子之學所以雖深約博大不免卒列於百家而不爲天下道學歟以諸家本參校其不同者近二百字互有得失乙者五字注者五十五字塗者三十八字其間徽宗御注最異諸本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能易之而御注作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諸本云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御注作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也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御注作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也不可得志於天下者故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則以喪禮處之其不同如此朱子語錄曰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老子術沖齋不肯役精神問先儒論老子多爲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使渠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

節無實見故亦不脫灑 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粗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爾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爾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他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肯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子房之術全是如此曉關之戰唱秦將以利與之連和卽回兵殺之與項羽約和已講解了卽勸高祖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得此術至武帝肅發出來便卽當子房閑時不做聲氣莫教他說一話更不可當少年也任俠殺人後來因黃石公教得來較細只是都使人不疑他此其所以乖也老子說話只是欲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是也其後則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 陳氏曰昔人言謚曰聃故世稱老聃然聃之爲訓耳漫無輪也似不得爲謚

河上公注老子二卷 愚氏曰太史公言河上丈人通老子再傳而至蓋公蓋公卽齊相曹參師也而晉葛洪曰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漢孝文時居河之濱侍郎裴楷言其通老子孝文詰問之卽授素書道經章句兩說不同當從太史公也其書頗言吐故納新按摩導引之術近神仙家劉子元稱其非真殆以此欺傳矣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四句古本無有獨得於公耳

老子指歸十三卷 愚氏曰漢嚴遵君平撰谷神子注其章句頗與諸本不同如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爲後章首之類按唐志有嚴遵指歸四十卷馮廓注指歸十三卷此本卷數與廓注題谷神子而不顯名姓疑卽廓也

老子略論一卷 鼂氏曰魏王弼撰凡十有八章景迂云弼有得於老子而無得於易注易資於老子而老子論無資於易則其淺深之效可見矣 陳氏曰魏晉之世元學盛行弼之談元冠於流輩故其注易亦多元義鼂以道言弼注易亦假老子之旨世所行老子分道德經爲上下卷此本道德經且無章目當是古本

明皇老子注二卷 疏一卷 鼂氏曰唐元宗撰天寶中加號元邁道德經世不稱焉又頗增其詞如而貴食母作兒貴求合於母之類貴食母者嬰兒未孩之義諸侯之子以大夫妻爲食母增之贅矣

三十家注老子八卷 鼂氏曰唐蜀郡岷山道士張君相集河上公嚴遵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羅什盧裕劉仁會顧歡陶隱居松靈仙人裴處思杜弼節解張憑張嗣臧元靜大孟小孟竇略宋文明褚粦劉進喜蔡子晃成元英車惠暉等注君相稱三十家而列其名止二十有九蓋君相自以爲一家言并數之耳君相不知何時人而謂成元英爲皇朝道士則唐天寶後人也以絕學無愛一句附絕聖棄知章末以唯之與阿別爲一章與諸本不同

道德經傳四卷 崇文總目唐陸希聲撰傳疏道德二經義

道德經廣聖義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杜光庭撰以明皇注疏演其義

道德經疏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集河上公葛仙翁鄭思遠唐睿宗明皇諸家注序其自疏

道德經疏節解上下各二卷 崇文總目僞蜀喬諷撰諷仕僞蜀有諫議大夫知制誥奉詔以唐明皇注疏杜光

庭義綴其要附以己意解釋之

道德經小解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注解道德經義

道德經譜二卷 崇文總目道士扶小明撰不詳何代人以道德經章句略爲義訓

老子道德經論著二卷 鼂氏曰皇朝司馬光撰光意謂太史公曰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後人以其篇首之文名上篇曰道下篇曰德夫道德連體不可偏舉故廢道經德經之名而曰道德論墓誌載其目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皆於無與有下斷句不與先儒同

王介甫注老子二卷 王雱注二卷 呂惠卿注二卷 陸佃注二卷 劉仲平注二卷 鼂氏曰王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釋最所致意首章皆斷有無作一讀與溫公同後其子雱及其徒呂惠卿陸佃劉仲平皆有老子注

呂氏老子注二卷 鼂氏曰皇朝呂大臨撰其意以老氏之學合有無謂之元以爲道之所由出蓋至於命矣其言道體非獨智之見孰能臻此求之終篇膠於聖人者蓋寡但不當以聖智仁義爲可絕棄耳

蘇子由注老子二卷 鼂氏曰皇朝蘇轍子由注子由謫官筠州頗與學浮屠者游而有所得焉於是解老子嘗曰中庸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蓋佛法也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法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非佛法何以當之天下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古之聖人忠信行道而不毀世法以此耳故解老子亦時有與佛法合者其自序云耳其解是謂襲明以爲釋氏傳燈之類 陳氏曰東坡跋曰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 朱子雜學辯曰蘇侍郎晚著此書合吾儒於老子以爲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外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

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歟因與之辯而或者謂蘇氏兄弟以文義贊佛乘蓋未得其所謂如傳燈錄解之屬其失又有甚焉不但此書爲可辯也應之曰予之所病病其學儒之失而流於異端不病其學佛未至而溺於文義也其不得已而論此豈好辯哉誠懼其亂吾學之傳而失人心之正爾若求諸彼而不得其說則予又何暇知焉

御注老子二卷 鼂氏曰徽宗御撰或曰鄒居中視草未詳

劉巨濟注老子二卷 鼂氏曰皇朝劉涇巨濟注涇蜀人篤志於學文詞奇偉早登蘇子瞻之門晚受知蔡京除太學博士

老子解二卷 陳氏曰葉夢得撰其說曰孔子稱竊比於我老彭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氏老氏之書孔孟所不廢也所解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以爲四支九竅本韓非子解老之說

易老通言十卷 陳氏曰程大昌撰其序言多爲訓老而實該故曰易老通言易在而六經皆在矣蓋以易爲六經之首也

李暹注文子十二卷 鼂氏曰右李暹注其傳曰姓辛葵邱灘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其

遺言爲十二篇云按劉向錄文子九篇而已唐志錄暹注與今篇次同豈暹析之歟顏籀以其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間疑依託者然三代之書經秦火幸而存者其錯亂參差類如此爾雅周公作也而有張仲孝友列子鄭穆公時人而有子陽餽粟是也李暹師事僧般若流支蓋元魏人也 河東柳氏辯文子曰文子書十二篇其傳

曰老子弟子唐有徐靈府注又有李暹注其辭有若可取其旨意皆本老子然孝其書即蓋駿書也其渾而類

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

童曰嶢音嶢山貌或作嶢

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

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閱其爲之也勞今刊去

謬誤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高氏子略曰天寶中以文子爲通元真經柳子厚爲刊去謬

亂既發其意子厚所刊之書世不可見矣今觀其言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

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貴則觀其所齊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愛又曰人性欲

平嗜欲害之此亦學之一變也

周氏涉筆曰文子一書誠如柳子厚所云駁書也然不獨其文聚斂而成亦黃

老名注儒墨諸家各以其說入之氣脈皆不相應其稱平王者往往是楚平王序者以爲周平王時人非也 陳

氏曰按志有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又按史記貨殖傳徐廣注計然范

蠡師名研裴駰曰計然葵邱灘上人姓辛字文子默希子引以爲據然自班固時已疑其依託況未必當時本書

乎至以文子爲計然之字尤不可考信

墨希子注文子十二卷

鼂氏曰墨希子者唐徐靈府自號也靈府謂文子周平王時人

朱元注文子十二卷

鼂氏曰唐朱元注缺言一篇或取默注補焉

張湛注列子八卷

鼂氏曰鄭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云繆公時人學本於黃帝老子清虛無爲務崇不競其

寓言與莊周類晉張湛注唐號冲靈真經景德中加至德之號力命篇言壽夭不存於葆養窮達不繫於智力皆

天之命楊朱篇言耳目之欲而不卹生之危縱酒色之娛而不顧名之醜是之謂制命於內劉向以二義乖背不

似一家之言予以道家之學本謂世衰道喪物僞滋起或騁智力以圖利不知張毅之走高門竟以病殞或背天

真以狗名不知伯夷之在首陽因以餓終是以兩皆排擯欲使好利者不巧詐以干命好名者不矯妄以失性矣
非不同也雖然儒者之道則異乎是雖知壽夭窮達非人力也必修身以俟焉以爲立巖牆之下而死者非正命
也知耳目之於聲色有性焉以爲其樂也外而不易吾內嗚呼以此自爲則爲愛己以此教人則爲愛人儒者之
道所以萬世而無弊歟河東柳氏辯列子曰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
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
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
晉古文傳字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
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放方往切其稱夏棘
徂公紀消子音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廓居亂世達於利禍不得逮於身
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
命列子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
已矣石林葉氏曰列子天瑞黃帝兩篇皆其至理之極盡言之而不隱故與佛書直相表裏所謂莊語者也自
周穆王以後始漸縱弛談諧縱橫惟其所欲言蓋虛後人淺狹難與直言正理則設爲詭辭以激之劉向弗悟遂
以爲不似一家之書張湛微知之至於逐事爲注則又多迷失然能知其近佛是時佛經到中國者尙未多亦不
易得矣要之讀老氏莊列三書皆不可正以言求其間自有莊語有荒唐之辭如佛氏至唐禪宗自作一種語自
與諸經不類亦此意也容齋洪氏隨筆曰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盜見宋康王說勇有力

一段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曲而暢之不能了而潔淨粹白如此後人筆力渠可復到耶 朱子語錄曰列子平淡疎曠 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溫純柳子厚常稱之 高氏子略曰太史公史殊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往可稽遷猶疑之所謂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敘墨翟禽滑釐慎到田駢關尹之徒以及於周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特出於後人會萃而成之耳至於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故有及於佛而世尤疑之夫天壽之國紀於山海竺乾之師間於柱史此楊文公之文也佛之爲教已見於是何待於此時乎然其可疑可怪者不在此也

列子釋文二卷 鼂氏曰唐殷敬順撰敬順嘗爲當塗丞

郭象注莊子十卷 鼂氏曰莊周撰郭象注周爲蒙漆園吏接漢書志本五十二篇晉向秀郭象合爲三十三篇內篇八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唐世號南華真經自孔子沒天下之道術日散老聃始著書垂世而虛無自然之論起周又從而羽翼之倍擊百世之聖人殫殘天下之聖法而不忌其言可謂反道矣自荀卿楊雄以來諸儒莫不闢之而放者猶謂自游方之外尊其學以自肆於是乎禮教大壞戎狄亂華而天下橫流兩晉之禍是已自熙寧元豐之後學者用意過中見其書末篇論天下之道術雖老聃與其身皆列之爲一家而不及孔子莫不以爲陽管孔子而陰尊焉遂引而內之殊不察其言之指歸宗老氏邪宗孔氏邪既曰宗老氏矣詎有陰助孔子之理也邪至其論道術而有是言蓋不得已耳夫盜之暴也又何嘗不知主人之爲主人邪顧可以其智及此遂以爲尊

我開關揖而進之乎竊懼夫禍之過乎兩晉也 東坡蘇氏莊子祠堂記曰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誡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問者難之其僕操篋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誡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誡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漏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辯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之本意 朱子語錄曰莊列亦似曾點底意思他也不是專學老子吾儒書他都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睥見這箇物事便放浪去了今禪學也是恁地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着臣伏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 又莊子比列子見較高氣較毫他是事事識得又却蹴踏了以爲不足爲列子却有規矩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會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先生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是在那僻處自說孟子平生足跡只在

齊魯滕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止於梁而止然當時南方亦多異端如陳良之類是也 陳氏曰按晉郭象傳向秀解莊子未竟而卒頗有別本漂流象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然向義今不傳但時見陸氏釋文莊子音義三卷 陳氏曰唐陸德明撰卽經典釋文二十六至二十八卷

成元英莊子疏三十三卷 鼂氏曰唐道士成元英撰本郭象注爲之疏義元英字子實陝州人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召至京師加號西華法師永徽中流郁州不知坐何事書成道士元慶邀文學賈鼎就授大義序云周字子休師長桑公子內篇理深故別立篇目外篇雜篇其題取篇目二字而已

文如海莊子疏十卷 鼂氏曰唐文如海撰如海明皇時道士也以郭象注放乎自然而絕學習失莊生之旨因再爲之解凡九萬餘言

呂吉甫注莊子十卷 鼂氏曰皇朝呂惠卿撰吉甫惠卿字也元豐七年先表進內篇餘續成之

王元澤注莊子十卷 鼂氏曰皇朝王雱字元澤撰

東坡廣成子解一卷 鼂氏曰皇朝蘇軾撰取莊子中黃帝問道於廣成子一章爲之解景迂嘗難之其序略曰某晚玷先生薦賢中安敢與先生異論然先生許我不苟同翰墨具在

鵲冠子八卷 鼂氏曰班固載鵲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鵲羽爲冠著書一篇因以名之唐韓愈稱愛其博選學問篇而柳宗元以其多取賈誼鵬賦非斥之按四庫書目鵲冠子三十六篇與愈合已非漢志之舊今書乃八卷前三卷十三篇與今所傳墨子書同中三卷十九篇愈所稱兩卷皆在宗元非之者篇名世兵亦在後兩卷有十九

論多稱引漢以後事皆後人雜亂附益之今削去前後五卷止存十九篇庶得其真其詞雜黃老刑名意皆淺鄙
宗元之評蓋不誣 昌黎韓愈讀鵠冠子曰鵠冠子十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
其人遇時授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詞而悲
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一字云 河東柳氏辯鵠冠子曰余讀賈誼鵬
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鵠冠子鵬冠子十九篇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其世兵篇頭與鵬賦相亂余往來京師求鵠冠子無所見至長沙
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惟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有取
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不稱鵠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
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鵠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邪曰不類 高氏子略曰列仙
傳曰鵠冠子楚人隱居著書言道家事則盡出於黃老矣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蔽其明墨其聰乘其威以灼
熱天下天高不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言如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 周氏涉筆曰韓文讀鵠冠
子僅表出首篇四稽五至末章一壺千金蓋此外文勢闕自不足錄柳子厚則斷然以爲非矣按王鈇篇所載全
用楚制又似非賈誼後所爲先王比閭起教鄉遂達才道廣法寬尊上帥下君師之義然也今自五長里有司扁
長鄉師縣嗇夫郡大夫遞相傳告以及柱國令尹然動輒有誅柱國滅門令尹斬首舉國上下相持如束濕而三
事六官亦皆非所取通與編氓用三尺法此何典也處士山林談道可也乃妄論王政何哉 陳氏曰陸佃解今
書十九篇韓吏部稱十有六篇故陸謂其非全韓公頗道其書而柳以盡鄙淺言自今考之柳說爲長 崇文總
目今書十五篇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唐世嘗辯此書後出非古所謂鵠冠子者

亢倉子二卷 鼂氏曰唐柳宗元曰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亢倉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倉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尙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按唐天寶元年詔號亢倉子爲洞靈真經然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遽詆之可見其銳於譏議也其書多作古文奇字豈內不足者必假外飾歟何璪註 高氏子略曰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說尊表老氏莊列又以亢桑子號洞靈真經既不知其人之仙否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之固未始有此書也處士王襲乃趨世好迫上意撰而獻之今讀其篇往往采諸列子文子又采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往往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 周氏涉筆曰庚桑楚固寓言然所居以忘言化俗以醑和感天今所著切切用誅罰政術盡全未識庚桑者其稱危代以文章取士剪巧綺濫益至正指唐事又補賊廣引俟赦率是獄案文書又一鄉一縣一州被書紫章服皆近制既爲唐人短淺者無書不煩子厚掇摭也惟農道一書可讀自合孤行 陳氏曰首篇所載與莊子庚桑楚同亢倉者庚桑聲之變也崇文總目凡九篇

關尹子九卷 陳氏曰周關令尹喜蓋與老子同時啟老子著書言道德者按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國史志皆不著錄意其書亡久矣徐臧子禮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末有葛洪後序未知孫定從何傳授殆皆依託也序亦不類向文

素書一卷 鼂氏曰題黃石公著凡一千三百六十六言其書言治國治家治身之消龐雜無統蓋采諸書以成

之者也 陳氏曰後人傳會依託以爲之者

無恙居士注素書一卷 鼂氏曰皇朝張商英注商英稱素書凡六篇按漢書黃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略爲是蓋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玉枕中獲此書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

七賢注陰符經一卷 李筌注陰符經一卷 鼂氏曰唐少室山人布衣李筌註云陰符經者黃帝之書或曰受

之廣成子或曰受之元女或曰黃帝與風后玉女論陰陽大甲退而自著其事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皇朝黃庭堅魯直嘗跋其後云陰符出於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蓋糅雜兵家語又妄說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訓註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掇擊也 朱子語錄問

邱主簿進黃帝陰符經傳先生說握奇經等文字恐非黃帝作唐李筌爲之聖賢言語自平正却無曉欬如許

崇文總目自太公而下註傳尤多今集諸家之說合爲一書若太公范蠡鬼谷子諸葛亮張良李筌李合李鑒李銳楊晟凡十一家自淳風以下皆唐人又有傳曰者不詳何代人太公之書世遠不傳張良本傳不云著書二說

疑後人假托云又有陰符經敘一卷不詳何代人敘集太公以後爲陰符經注者凡六家并以惠光嗣等傳附之

陰符機一卷 崇文總目唐李靖撰以謂陰符者應機制變之書破演其說爲陰符機又有勢滋及論合三篇

陰符經太無傳一卷 陰符經辯合論一卷 崇文總目唐張果傳或曰果於道藏得此傳不詳何代人所作因

編次而正之今別爲古字蓋當時道書所得之本也

陰符經正義一卷 崇文總目唐韋洪撰

陰符經要義一卷 陰符經小解一卷 崇文總目題云元解先生撰不詳何代人

天機子一卷 鼂氏曰不著撰人凡二十五篇或曰一名陰符二十四機諸葛亮撰予觀其詞旨殆李筌所爲爾托之孔明也載道藏中

陰符元機一卷 崇文總目唐李筌撰自號少室山達觀子筌好神仙嘗於嵩山虎口巖石壁得黃石陰符本題云魏道士寇謙之傳諸名山筌雖略鈔記而未曉其義後入秦驪山逢老母傳授 陳氏曰卽陰符經也監察御史新安朱安國註此書出於李筌云得於驪山老母舊志列於道家安國以爲兵書之祖要之非古書也

無能子三卷 鼂氏曰不著撰人唐光啟三年天子在褒寓三輔景氏舍成書三十篇述老莊自然之旨總目錄之道家 陳氏曰唐志云光啟間隱民蓋其自敘

四子治國樞要四卷 鼂氏曰唐范乾九集四子謂莊子文子列子亢倉子其意以爲黃老之道內足以修身外足以治國者分爲二十門

元真子外篇三卷 陳氏曰唐隱士金華張志和撰唐玄真十二卷今纔三卷非全書也旣曰外篇則必有內篇矣志和事跡詳見余所集碑傳

莊子十論一卷 陳氏曰題李士表撰未詳何人